

《藏族文学史》前言

发布日期：2005-06-23 作者：耿予方

【打印文章】

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自古以来生活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藏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起，以勤劳的双手，创业的智慧，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开拓、建设和保卫了祖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令人敬佩的巨大贡献，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光荣成员之一。

据1982年调查，当时藏族人口共有387万余名，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甘、青、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藏族有独立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早在1300年前，藏族著名领袖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就成功地创制了藏文，并有效地推广运用。从那时起，陆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藏族学者和著译家，撰写和转译了大量历史、科技、宗教、文化、天文历算、医药卫生、语言文字等著作，形成了中外闻名的藏族文化宝库，学术界称之为“藏学”。近百年来，研究藏学蔚然成风，除了藏族学者多方面深入地进行研究，不断用新的成果，丰富藏学内容扩大了藏学声誉之外，还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学者，也以极大的兴趣从事藏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几十个国家都设有藏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員，经常举办各种藏学学术会议，出版各种藏学学术著作。

藏族文学，是藏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藏族文学丰富多彩，既有洋洋大观的藏族作家文学著译，其问世之早，数量之多，仅次于汉族，居我国少数民族之冠。又有代代相传的藏族民间文学珍品，有些名篇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方法，都具有独特的鲜明的民族风格，都具有新奇的发人深思的高原情趣，它是藏族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文坛上别具一格的文学之花，若干名著还是世界文坛上颇负盛名的文学奇葩。应该看到，藏族文学的价值，厂不仅仅是作为艺术品供人们欣赏，显示了藏族作家和藏族人民的文学才华，还有另外多方面的意义。由于藏族文学反映了藏族各个历史阶段、各个不同地区、各个不同阶层、各个不同集团的生活、斗争、思想和审美观点，所以通过文学作品又可以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品貌、精神世界、风土人情，等等。这就是说，藏族文学在文化上有重要地位，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重要社会作用。随着藏族作家队伍的日益壮大和创作热情的日益高涨、藏族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藏族文学读者队伍的逐渐增多、藏族文学社会影响的广泛重视，编写一部《藏族文学史》就成为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这是建立和发展藏族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础，是为编写包括中华各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史填补一项空白的基本建设。毫无疑问，这是藏族人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也是藏学界和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藏族文学史”由中央民委负责，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协助。”为此，中央民委委托中央民族学院负责完成这一任务。从那时起，中央民族学院抽调藏语文专业一部分藏汉族教师组成《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着手开展工作。一方面，多次派专人亲自到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五省、区的藏族城镇、农村、牧场、寺院、学校、作坊进行参观、访问、调查，采风；一方面，查阅、翻译、研究有关图书馆早期的古藏文文献、考古材料、文史著作，并多方面搜集报刊杂志上的藏族文学资料。在掌握相当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先后写出五次《藏族文学史》讨论稿，并在课堂上进行了教学实践。1983年，桂林会议确定《藏族文学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编写组全力以赴，写出约六十万言的《藏族文学史》送审稿。1984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审稿会议，邀请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和北京的藏汉族学者、专家、教授六十余人，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为了保证《藏族文学史》的质量，我们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写成的书稿，当作教材交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评论。这一工作1985年完成，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第二步，根据社会各界的建议，我们在材料上作了新的增补，在观点上作了新的论证，在结构上作了新的调整，写成新的《藏族文学史》送审稿，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编审委员会第一次评审工作会议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四个历史阶段的藏族文学书稿，作为《丛书》之一的《藏族文学史》正式出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当代藏族文学，推荐给有关出版单位单独出版。

贯穿于整个编写过程，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那就是：以时代发展为线索，系统地全面地介绍藏族作家和藏族文学作品的主要成就，运用马列主义文学理论结合各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文学评论的方法，总结藏族文学的创作经验和创作规律，特别注意从藏族文学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与发展藏族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正确论述藏族文学的社会作用，正确论述藏族与各民族文学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进步的客观事实。总之，我们深知，编写《藏族文学史》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始终笔勉从事，严肃认真，边干边学，边实践边研究，力求达到高标准。

